



## 边走边看

## 武夷山印象

□袁文长

去福建开会的间隙,我游览了武夷山。武夷山我是第一次去,去之前有点不经意,心里老想,多次登过黄山的人,还对什么山有兴趣?可是,到了武夷山,却给了我别样的感觉。

武夷山不高,不拥,不叠,没有伟岸,没有厚重;然而,武夷山秀、灵、通、脱。远处望去,无论是名声显赫的秀女峰、大王峰、天游峰,还是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峰峰岭岭,无不秀丽、灵气、通达和脱俗。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,似擎天一柱,不拖脱,不苟且,百般造化,鬼斧神工。如果说黄山是帝王之山的话,那么,武夷山就是平民百姓的山;如果说黄山是大家闺秀的话,武夷山就是小家碧玉;如果说黄山不乏仙气的话,那么武夷山通体透彻着人性。

武夷山的水比山更美,不汪洋,不恣肆,不汹涌,不澎湃。武夷山的水,清、静、悠、雅。当你在九曲溪上漂流的时候,无时不感到水的清澈、静谧、悠远和雅致。我没有见过更多的水,当我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,我真的恐惧海的无垠;当我在三峡的时候,我真的担心急流的吞噬;当我登上青藏高原面对羊卓雍湖的时候,我真的不敢接近她,因为那时神灵;当我横渡鄱阳湖、洞庭湖、太湖或巢湖的时候,总觉着这些水,或者平淡了一些,或者不免有点市井。

武夷山的水,又似酒,又似蜜,醉倒了山山岭岭,蜜透了花花草草。同行一位老大姐居然在竹排上睡着了,当一个激灵清醒时,她怎么也搞不清自己是身处天上的银河,还是武夷山的九曲溪。

武夷山确实很美,她征服了我。当我坐在竹排上,当我登上天游峰远眺的时候,我就有一种冲动,我要把我所见到的,所感悟到的武夷山,向没有到过武夷山的人述说。只是,我不会作词,不然我会写一首武夷山的歌,让世界顶级歌手传唱;我也不会写诗,不然我会写一首武夷山的诗,让全世界人集体朗诵。然而,因为我的笨拙,我只能把武夷山装进自己的胸中。

从武夷山回来后,我有意无意地关注武夷山的资料,其中两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宋代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,他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使儒家思想得到登峰造极,成为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。朱熹是黄山脚下徽州婺源人,但他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四十多年是生活在武夷山下,武夷山水是他精神世界滋补品,正如他题诗所云: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,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
当代文豪郭沫若建国后游遍祖国山山水水,每到一处少不了赋诗填词。一次从桂林到武夷山,对两处山水比较后,由衷地说,“桂林山水甲天下,不如武夷一小丘”。由此可见,武夷山的山水神采和韵致,不仅存留在我这平凡而又普通人的胸中,各儒家们也早有诗词定论。

## 震撼之地色达

□琵琶雨/文/图

第一次感受色达,是在朋友的摄影作品里,当时脑海里闪现了一个词:震撼!当站在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山顶时,脑海里跳跃出来的一个词还是震撼!

这个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学院,坐落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,海拔4200多米,在群山环抱中,僧舍在连绵数公里的山谷里,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小木屋,构筑成蔚为壮观独有景致。谷底和山梁上分布着几座寺庙和佛堂,建筑规模虽都不很大,但装饰考究而辉煌。身披浆红色僧袍的喇嘛和觉姆来来往往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藏传佛教的气息。不亲眼目睹,不知何为震撼世界之藏传佛教圣地!

走在蜿蜒崎岖的山坡上,小的不能再小的巷道内,我们看见房前屋后种着漂亮的花草,可见修行的人们内心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爱意的。在这密密麻麻狭窄的山间小道上上下下穿行,深为他们防火安全担忧,一旦失火很难逃离。人口过于密集,长期入住在山上的人口近3~4万人,而每天的流动人口近10万。因而我们也看见当地政府对有些房屋在规划与拆建中。

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那些虔诚的寺庙喇嘛、觉姆、一路匍匐的朝圣者。我们屏住呼吸脱鞋入殿,楼上楼下三层大殿里

的觉姆们在诵经,场面之震撼,从未见过。从他们的眼神中似已穿越了现实,专注于遥不可及的未来时空,在他们眼里只有来世。他们的每一叩每一扑,都强烈地震撼到我,冲击着我的心灵,站在海拔4~5千米的高峰上,我恍如隔世,真切地感受到藏人丰沛虔诚的内心世界。风景已不再重要,感受他们的世界会使心灵纯净。

念佛不是声音大小,而是与佛相应。合掌不是双手并拢,而是恭敬万有。禅定不是长坐不起,而是心外无物。清净不是摒弃欲望,而是知道取舍。布施不是毫无保留,而是懂得分享。祈求不是向佛索取,而是完全信靠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这里,但来过的人都不会忘记。

半山腰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叫:“坛城”,梵文音译“曼陀罗”,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。每一个来五明佛学院的人都会转坛城,我不信佛却也跟着人群转着经筒绕三圈,然后来到坛城前的木板上行等身长头,虔诚叩拜祈福家人安康!在这里看见信仰的执着,看见脚步的欣喜与疲惫,看见烦恼背后的清净生活。色达是每个来此清净虔诚的佛教徒的世界,无论何时来此,请带上心和信仰。这里是心灵的佛国,信仰的归息地,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震撼之地色达!

## 异域风情

## 神奇的木杆海钓

□王卫/文 王世明/摄



斯里兰卡是一个热带岛国,四面环海,位于印度洋半岛,如印度半岛的一滴明珠,镶嵌在广阔的印度洋海面上。在阿翰戈马一带的海边,我意外发现海岸边不远的海里,竖立着不少木杆。

我问翻译,海里插那么多木杆做什么?翻译说,是用来钓鱼的。我走近细观木杆,它们不规则地插在离岸不远的海里,木杆有小腿般大小,在木杆的上半端处,横绑着一支约一米长的小木棍,小木棍尾端再斜绑上一段小木棍,斜绑的小木棍与木杆连在一起,支撑点在木杆上,支撑着横木棍,形成一个小“三角架”。

翻译说,钓鱼时,人就坐在那个三角架上,向海里抛钓。我说,人能在小木棍上坐得稳?我怀疑人无法在上面坐稳。翻译说,如果你不信,等会到下一站,你就能亲眼看到。

到下一站时,正好是傍晚,在一处海边,我照样看到海岸边的海水里,插着不少木杆子。说话间,我看到有小船正向木杆区划去。翻译说,那是小船送钓鱼人到立竿上。钓鱼人个个像“孙悟空”,一下子就爬上了木杆,很自然地坐在木杆上,稳稳当当的,真叫我开了眼界。坐好的人,拿起钓具,很快就向海里抛钓。他们抛钓是那样的自然,那样的稳妥,就如在陆地上垂钓一样。突然,一个离我们最近的赤膊垂钓者起钓了,他钓到了一条鱼,他将鱼解钓后放进袋子里,我们在岸上鼓掌,海里传来了笑声。

我看到,海里的木杆上,居然坐有妇女。原以为,立杆海钓,只是男人的事,想不到,女人也参与立杆海钓。翻译告诉我,在这里,不管男女老少,都能立杆垂钓。这里的人,从小起就练习坐立杆,练久了,坐杆就稳了。在海里立杆上钓鱼,就像在陆地上钓鱼一样的自然与方便。

我问翻译,为何不在陆地上钓鱼?如站在岸边或是礁石上,那样不是更方便吗?翻译说,因为岸边的鱼比不上海里的鱼多,还有立杆垂钓,是祖传下来的,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。是啊,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当一种特技传沿下来时,往往蕴藏着悠久的历史与浓浓的文化,还有传承人的坚定意志。

## 征稿启事

如果你热爱旅游,如果你喜欢边走边记、边走边摄,欢迎来稿,跟大家分享你旅游的故事和感悟。文字和照片均可。投稿邮箱:xxss15@163.com。